

第四章 歐大任的詩文主張與作品評述

第一節 歐大任的詩文主張

歐大任所處時代，復古思潮盛行，很少人能脫離復古之風。大任北上後，開始和復古派的人物接觸，並被王世貞攬為「廣五子」，成為後七子集團中的一員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明代後七子的文學主張。只是大任沒有自成體系的文學理論，不能像王世貞、謝榛等人能有直接的材料加以探討。大任的《虞部文集》共有二十二卷，文章的數量雖然不少，但有討論到文學主張的，實在不多。因此，對各個篇章加以整理後，可作為參考的，約有十五條資料，分別出自下列各篇文章：

- 〈適燕稿序〉（卷四）
- 〈西粵藁序〉（卷四）
- 〈白雲樓集序〉（卷五）
- 〈重刻徐迪功集序〉（卷六）
- 〈潘光統集序〉（卷六）
- 〈奧川集序〉（卷六）
- 〈自娛集序〉（卷六）
- 〈韋子放言序〉（卷六）
- 〈瑤麓詩集序〉（卷六）
- 〈息機堂稿序〉（卷七）
- 〈龜川先生詩集後序〉（卷七）
- 〈詩問〉（卷二十）
- 〈寄汪伯玉書〉（卷二十一）
- 〈寄魏季朗書〉（卷二十一）
- 〈答宋山人書〉（卷二十二）
- 〈答趙太史汝師書〉（卷二十二）
- 〈答朱子厚書〉（卷二十二）

就以上十七條的性質來說，有十一篇序文。雜著一篇。書信五篇，分別為答汪道昆、答魏學禮、宋山人、答趙用賢，答朱器封。從這些散見的文章裡，概括起大任的文學主張，主要有三：

一、詩主性情

復古派的前七子在反對宋人作詩喜「以文入詩」、「以理入詩」的主張，及對明初「台閣體」雕章麗句、歌功頌德的文風表示不滿的情況下，強調文學的價值應擺脫維護封建政治的目的，恢復中國詩歌自《詩經》以來的傳統，即「真情」的追求。而後七子在前七子的基礎上，亦將詩歌發乎性情列為詩歌的基本特徵。不過，七子派所主的性情不同於公安派的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調」，而是根植於傳統儒家，也就是既要真摯感人，也要符合群體規範。因此，復古派的主情思想簡而言之，即是：「明人極重情。由于重情，又極重藝術性而罕言義理。」¹

歐大任身為後七子陣營的一員，自然對詩歌的創作目的採相同的看法。在〈西粵稿序〉中云：

余惟詩之必本於性情。²

又在〈瑤麓詩集序〉：

詩本性情，然要以厚人倫、美風俗，即三百篇以求詩之故……故作者非但宣其歡底愉快，憂思慷慨之懷，而局于氣格體裁也……夫詩自風雅以逮，漢魏毋論已。彭澤（陶淵明）率真而超遠，康樂（謝靈運）瞻力而究深，青蓮（李白）逸宕而暢風，少陵（杜甫）雄挺而安雅，右丞（王維）沖潔而玄思，襄陽（孟浩然）簡適而獨詣，大都厚人倫而美風俗……出乎情而止乎性，導遣其趣而和平其音。³

為李攀龍的《白雲樓集》作序時，亦云：

聲音之道與政通也，詩之成音，豈徒暢其驩忻怡愉之情，而宣其鬱結底滯之思。⁴

又如為〈適燕稿序〉：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言其志謂之詩。⁵

從以上四條資料，可以察覺大任源自《毛詩序》、《禮記·樂記》的傳承，符

¹ 蕭華榮《中國詩學思想史》，上海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228。

²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四，頁626-627。

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六，頁652。

⁴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五，頁637-638。

⁵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四，頁626。

合儒家的傳統，求諸於《詩經》之旨。《毛詩序》中說：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。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又如〈召南·關雎〉之序：「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詩。先王是以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」大任認爲作詩以情爲出發點，只有抒發性情之真，才能體現詩歌的價值，歷史上的陶淵明、李白、王維等人，就是真我的代表。只是這個真我不能有違倫理，詩歌的目的不是用以渲洩個人的情緒，應該有教化社會的實用功能。

因此，在評論他人作品時，大任也以主情與否爲標準。在〈龜川先生詩集後序〉中云：「其微言相感因物造端，雖體沿近習，詞究正宗，率不戾風人本旨。而厚人倫、美風俗，意深遠矣。⁶」對於型式，不加以要求，但情感的真切與否，教化功能的發揮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而爲了重塑情以抒情這一詩歌創作的本質，復古派企圖從自然而樸素的情感狀態去尋找真情的本源。前七子的李夢陽曾說：

夫詩者，天地自然之音也。

夫途巷蠢蠢之夫，固無文也，乃其謳也、嘯也、呻也、吟也，行咕而坐歌，食咄而寤嗟，此唱而彼和，無不有比焉興焉，無非其情焉。

今真詩乃在民間。⁷

爲了尋求真詩的源頭，李夢陽從民間的謳歌中，肯定了「真詩」的價值。大任亦云：

詩者，樂之遺也……二南歌于房中，雅頌奏于堂上，蓋闕有間矣。周衰官失，散之河海，于是列國有詩以述其風俗之美惡，政治之得失。

禮失而求諸野……途巷疇隴之夫靡知聲律也，而其嘯也、謳也、呻也、唱也，行坐寢食勃然而咕，卒然而叱，比焉、興焉，自然而成聲，殆樂之遺乎。⁸

從里巷歌謠的詩歌裡，發掘出文學的本質，它是抒發本性的，但也蘊含了美刺之傳統。這樣的精神，正是明代復古派所追求的價值，也是學習的目標。正如鄭利華所說：「他們極力希望從原始和質樸的抒情傳統中去找回失落的真情的質素，重視古老的〈風〉的傳統與推崇淳樸真切的民間詩風，正是這樣的一種努力，並通過詩歌向自然而樸素的情感狀態的回歸，力圖恢復其作爲一種獨特藝術樣式的獨立的文學地位……與此同時，他們對宋詩『尙理』傾向的批評以及對文人學子『文過其實』之作的否定，其目的也無非是爲了切斷對詩歌抒情特徵造成

⁶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七，頁 667。

⁷ 李夢陽〈詩集自序〉，《空同先生集》卷五十頁 1436。

⁸ 歐大任〈奧川集序〉，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六，頁 646 - 647。

侵蝕的負面因素。」⁹

大任承繼了前七子以來「重情」、「重比興」的詩學理念，強調文學之出於性情，重視景物的描寫要隱含政教美刺之旨，故云：

夫音之起由人心也。故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詩本律呂，審音而後知聲，審聲而後明律……孔子刪詩皆絃歌以合詔武之音，苟音有弗協，何以導志，何以動物，何以感天地通鬼神哉？¹⁰

情感是詩歌的生命，發自於內心的心聲，但要使接受的對象為之感動，發生共鳴，才是詩歌的最終價值所在。

二、以古為師

大任喜與人賦詩吟唱，但有些文人往往才學不足，就提筆創作。對這些不自量力的人，大任在〈答宋山人書〉裡，這樣說：

近代詞人甫能操管，便高示標格，敢與開元大曆諸君子對壘，否耶？¹¹

於〈自娛集序〉中云：

詩非易言也。作者林立，能獨觀于昭曠之原，超脫其膠錮之習，而躋于風雅之堂，世誠顯矣。¹²

〈答朱子厚書〉又說：

夫文章不朽盛事，論世者不可以雕蟲小技視詩賦也……平淺者，則譏宏大之詞工；流易者，則厭陵勁之語猥，以二三子筆端，慣用數十字，不謂白壁微瑕，輒云不材擁腫。曷不思二三子之作，格正調高、氣雄詞逸，可易及耶？又不觀李何之騷賦、樂府、五七言、古歌行，今人能之否耶？稍學操觚，便思問鼎，知夷淺可習，而不知河梁之非刻也；知流易可工，而不知在鄒之非峻也。¹³

⁹ 鄭利華〈前後七子詩論異同—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，第13卷第3期，2003年9月，頁7。

¹⁰ 歐大任〈息機堂稿序〉，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七，頁660。

¹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二，頁814。

¹²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六，頁650。

¹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二，頁817-818。

深厚學養的積累是必要的，不是隨隨便便，一蹴即成。文字沒有深度的人，就說別人的用詞過於遠大、複雜。老是慣用那幾個字，就以爲自己已學富五車，真的相當可笑。因此，大任以爲，到達到「格正調高」、「氣雄詞逸」的境界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師古。正如劉紹恤所云：「詩之爲道，以法勝，法不可易，即才莫得而尚之。¹⁴」

後七子派的仿倣對象基本上與前七子一致，李攀龍曾「高自誇許，詩自天寶以下，文自西京以下，誓不污我毫素。¹⁵」並逐漸建立起「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」的文體觀，這是復古派的大體原則，前、後七子的看法當然不可能完全一樣¹⁶。身爲後七子的後續成員之一的歐大任，自然不會脫離此說太遠。我們從大任對他人的品評看起，在〈答宋山人書〉：

讀〈襄漢〉、〈吳淞〉諸作暢逸悲壯，何減開元大曆諸名家耶？……書牘多戰國策士之氣，傳序有西京太史之風。¹⁷

另在〈葛生詩序〉：

其學非史漢三國六朝，至開元大曆亡闕也。¹⁸

在〈寄汪伯玉書〉也評其作：

諸作嚴而有法，每驚詫以爲枚馬遷固之流。¹⁹

這三個引文，由大任品評的標準推測，我們知道大任對「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」的主張，是持肯定的態度。不過，對於詩歌的取法對象，大任在〈答梅禹金書〉又說：

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，七言歌行、近體直以偏師，馳開元大曆諸子。²⁰

在〈息機堂稿序〉亦云：

古選已登建安、元嘉之門庭，近體則直詣開元、大曆之閫域，蓋中原之

¹⁴ 劉紹恤〈西署集序〉，《歐虞部集》，頁431。

¹⁵ 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·丁集上》，《明代傳記叢刊》，台北，明文書局，1992年，頁468。

¹⁶ 復古派師古對象各異的說法，詳參廖可斌《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117-132。

¹⁷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二，頁814。

¹⁸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四，頁627。

¹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一，頁805。

²⁰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二，頁813-814。

音由心生，而本諸律呂者也。²¹

另在〈詩問〉也說：

樂府、古詩之必祖西京，猶近體之必祖唐也。²²

從上面所引可以看出，大任主張古詩以漢魏為師，近體詩盛唐為師。除此之外，歐大任又勤讀《春秋》、《莊子》、《禮記》、《離騷》、各朝史書、志怪、佛典等古代經典，以廣泛的閱讀作為學問的根基。所以大任在〈答梁公實論藝書〉中說：

夫詩文六藝之緒言，不朽之盛事，雕蟲篆刻壯夫不為。僕嘗笑子雲失言也。作者必包括古今、研搜典籍，凝精驚八極，坐馳役萬里。理在方寸而氣凌霄漢；言在目睫而情托山河。²³

三、詩道在神

確立起取法入門的對象，創作的路等於邁進了一步。然而永久地字模句擬終究不是辦法，向古人學習，只是創作的過程，而非目的，尚古不能只是停留在機械性的模擬上。大任注意到了這點，故在〈韋子放言序〉裡說：

夫道固貴于明，而言不患于放也。苟怯其力之難，姑襲其腐談，見以為舍筏而登岸；苟局其見之偏，恥就于大雅，見以為閉戶而造車；苟病其語之庸，務剿夫禪悟，見以為游鷗而渡海。²⁴

在揣摩的過程中，必定要有所變化，以避免落於剽竊的陋習。文中的「舍筏登岸」出自佛家之說。前七子中的李夢陽、何景明曾對此一議題有不同的看法。李夢陽強調刻意古範，務以貼切古人為則，但何景明以為師古重在掌握古人創作之奧妙，並能給予適當的變化。簡而言之，李夢陽側重於形式，何景明則重在神似。²⁵另外，李攀龍也有「擬議以成其變化」的說法，李攀龍主張擬議，追求新變。但「成變」的境界是無跡可尋的，唯有透過嚴格的效法與學習，才能得其一二。²⁶

²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七，頁660。

²²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，頁784-785。

²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一，頁795-796。

²⁴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六，頁651-652。

²⁵ 蕭華榮《中國詩學思想史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248-250。

²⁶ 許建崑《李攀龍文學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324-328。

而大任在給魏學禮的書信上，提到「技」與「道」概念：

昔莊生論庖丁曰：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夫技賤事也，且以道進，況文詞乎。²⁷

以庖丁解牛的典故，解釋創作的必經道路。「技」指模擬學習的階段，「道」則是心領神會的境界。剛開始的創作必定艱難，但時間一久，掌握出詩歌的規則，便能超然於作詩之道，卻又合於此道，達到融會活用。

因此，學古不是要拘泥於古人之法，工具要應用，不要死守。故在〈答趙太史汝師書〉中云：

近世作者究銓引濫而景意多舛，氣格濁而神理未洽……詩之道當師於神，不當師於詭。²⁸

「神」指的是「神氣」，就是詩所富涵的精神。法則固然重要，但若不能領悟融會，得其神情，始終於「法」所束縛，就犯了模擬剽竊之病了。此說較為接近何景明的「舍筏」而「登岸」。

雖然後七子透過學習盛唐的格調入手，企圖由格調體會唐詩意象，以會通唐人的精神氣質，卻逐步走上了形式的追求，成為擬古的途徑。因此，七子派中的謝榛就曾提出「神韻」之思，他說：

詩無神氣，猶繪日月而無光彩。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，當率意熟讀，久而得之。²⁹

認為學李杜詩，要學其「神氣」。又如李攀龍也有相關的論述，其云：

承諭揭示妙理，以持不逮，如云作思求適，已成勞擾，實足下自天夙悟，鄙何敢辱焉？獨以非習，自墮汗漫，乃今且在求不求、適不適之間，庶乎境變神遷耳。³⁰

又說道：

近示詩文，統詣妙境，迹藏于思，可與知微。日長君臨候，謂不佞：「凡病之有形，氣實客之。氣理斯形乎。」竟如其論，此其卓識，非（許）殿卿

²⁷ 歐大任〈寄魏季朗書〉，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一，頁 807 - 808。

²⁸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二，頁 815。

²⁹ 謝榛《詩家直說》卷二，頁 278。

³⁰ 李攀龍《滄溟先生集》卷二十九，頁 1288。

不得。³¹

其所論及的「妙理」、「境變神遷」、「藏思」、「知微」的字詞，是追求的目標。借助體格聲調這一個階梯，達到窺探「成變」的妙境。這樣的看法，其實源自南宋嚴羽。有感於近人作詩，「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」，嚴羽云：

盛唐諸人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求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³²

以形象的言詞描繪出盛唐詩歌審美趣味的豐富性、不可言說性的特徵。然而七子派所取法的對象，在創作實踐中往往流於擬議，而不能變化，襲其形而不得其神。神韻之模擬，如「羚羊掛角」，多半囫圇吞棗，未曾究竟，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擺脫理論和創作的困境。

第二節 歐大任的詩歌

大任的詩歌創作在不同的階段，皆有詩集的出版。依序完成的作品，不僅能呈現大任不同階段的人生經歷，對於年譜建構、交友考述亦極具參考價值。其寫作的時間及內容如下：

詩集名稱	時間及內容說明
《思玄集》	嘉靖十九年至四十二年（1540—1563）赴北京謁選以前的詩作，其中包括嘉靖二十年（1520）在金陵讀書的作品。
《旅燕集》	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（1563—1565）在北京時的所作。
《浮淮集》	四十五年至隆慶三年（1566—1569）任江都訓導時的詩作。
《軺中稿》	隆慶二年（1568）至金陵與修實錄時所作。
《游梁集》	四年至五年（1570—1571）任光州學正時作。
《南翥集》	六年至萬曆二年（1572—1574）母喪居鄉之作。
《北轅艸》	二年至三年（1574—1575）服除北上時的作品。
《離館集》	三年至七年（1575—1579）任國子監助教時所作。
《西署集》	七年至八年（1579—1580）官大理左評事時所作。
《秣陵集》	九年至十二年（1581—1584）任工部主事、虞部郎中時所作。
《詔歸集》	十二年（1584）辭官後，南下途中之作。
《蘧園集》	十三年至二十三年（1585—1595）致仕鄉居所作。

³¹ 李攀龍《滄溟先生集》卷二十九，頁1291。

³² 嚴羽《滄浪集》卷一，頁3。

作為詩人，最重要的就是創作。吳繼茂曾說：「歐先生父沙洲隱君，故善詩，先生即有才，不耐為雄談，獨喜著書。」³³可知大任喜歡寫作，且擅作詩，余孟麟云：「楨伯學務博綜，而詩尤專詣，一時秉槩名家多所跂附。今觀其集，睇影紓懷，即事導興，或於宮庭廬衛而登紀錄，或於僊臺梵宇而述宴游，或以訪古而寄慨，或以停御而眷心，或問綴于酬知，或湛思于掩閣，清裁駿發，牘映篇流。³⁴」無論離別、懷古、述史、寫景、述志，大任通常以詩書之，以致詩歌數量相當驚人，現存有詩集十二種，共創作了四千餘首詩歌。各體詩數，以表列之：

	樂府	五言古詩	七言古詩	五言律詩	五言排律	六言律詩	七言律詩	七言排律	五言絕句	六言絕句	七言絕句	小計
思玄集	24	40	34	136	30	-	170	4	65	12	136	651
旅燕集	-	25	25	190	120	-	197	1	13	-	74	645
浮淮集	-	26	15	75	7	-	118	-	48	4	59	352
軺中稿	-	3	2	13	-	-	10	-	4	10	25	67
游梁集	-	25	16	56	2	-	72	-	47	-	82	300
南翥集	-	-	-	25	1	-	38	-	-	-	17	81
北轅艸	-	1	2	30	2	1	71	1	2	-	19	129
離館集	-	28	19	144	16	-	254	2	39	-	103	605

³³ 吳繼茂《歐虞部集》〈思玄堂集跋〉，頁142。

³⁴ 余孟麟《歐虞部集》〈秣陵集序〉，頁480-481。

西 署 集	-	18	17	68	10	-	111	2	39	-	75	340
秣 陵 集	-	18	17	105	11	-	139	2	21	-	80	393
詔 歸 集	-	-	3	25	1	-	25	-	-	-	5	59
蘧 園 集	-	11	10	69	23	-	219	2	8	-	49	391
小 計	24	195	160	936	223	1	1424	14	286	26	724	總數 4013

歐大任創作可謂相當豐富，詩體涵蓋樂府、古詩、絕句、律體。大任身為後七子集團的成員，詩作風格大抵相同。故余曰德云：

詩自太康、大曆以下，不襲一語也。³⁵

朱多燧則評曰：

樂府抵掌于太康（指陸機、潘岳）；古詩鼓吹于鄴下（指曹操、曹植）；歌行準之嘉州（岑參），間出青蓮語（李白）；近體羽翼盛唐；七言律佳境又龍標（王昌齡）。³⁶

余氏之言即「古體宗漢魏，近體宗盛唐」之旨。朱氏之評則依各體之別，說出大任的風格特色。

一、樂府

大任的樂府體例僅出現在《思玄集》，也就是赴京之後，就不再寫樂府了。大任的樂府大抵選用古題，如〈苦寒行〉、〈長歌行〉、〈豫章行〉，歷來擬作的人

³⁵ 余曰德〈北轅集序〉，《歐虞部集》，頁334。

³⁶ 朱多燧〈思玄堂詩集序〉，《歐虞部集》，頁58。

不少。另外，〈黃竹子歌〉、〈江陵女歌〉、〈烏棲曲〉皆為隋唐樂府，大任亦襲用之。例如〈怨歌行〉：

高臺風蕭蕭，下澤波湛湛。春草綠已萎，游子歲月深。駕言御松舟，寫我繁憂襟。昔來睢鳩鳴，今已蟋蟀吟。遨遊將安歸，弭櫂迴塘陰。胡馬嘶隴首，塞鴻翔漢南。我欲往從之，江永思難任。佇立睇川塗，一寄瑤華音。行行采蘭苕，聊以紓我心。³⁷

歐大任的樂府擅用排偶，如「高臺風蕭蕭，下澤波湛湛」「昔來睢鳩鳴，今已蟋蟀吟」、「胡馬嘶隴首，塞鴻翔漢南」等句，而且文辭華麗，字詞的聲調配合其意境，更顯得風格壯闊。

再讀〈黃竹子歌〉：

青青黃竹子，持許作團扇。馬上白面郎，含羞不相見。³⁸

而〈黃竹子歌〉風格清新，無模擬息氣。另外〈燕歌行〉有模擬的味道，收錄原作及陸機作品，以資比較。

（一）歐大任

黃辰闇淡天雨霜，邊風蕭蕭草木黃。擣衣早寄關塞長，念君北征窮朔方。明月流輝照洞房，蠨蛸在石熠燿光。金爐獸炭蘇合香，錦衾解枕七寶牀。清漏迢迢夜未央，斷猿哀雁摧肝腸。憂來撫瑟彈清商，君今不在誰為詳。攬衣出戶涕沾裳，望而不見增憂傷。³⁹

（二）曹丕

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為霜。群燕辭歸雁南翔，念君客遊多思腸。慊慊思歸念故鄉，君何淹留寄他方。賦妾瑩瑩守空房，憂來思君不敢忘。不覺淚下沾衣裳，援琴鳴絃發清商。短歌微吟不能長，明月皎皎照我牀。星漢西流夜未央，牽牛織女遙相望。爾獨何辜限河梁？⁴⁰

³⁷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一，頁63。

³⁸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一，頁64。

³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一，頁62。

⁴⁰ 遼欽立《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·魏詩》卷四，頁394。

(三) 陸機

四時代序逝不迫，寒風習習落葉飛。蟋蟀在堂露盈墀，念君遠遊常苦悲。君何緬然久不歸，賤妾悠悠心無違。白日既沒明燈輝，夜禽赴林匹鳥棲。雙鳩關關宿河湄，憂來感物涕不晞。非君之念思為誰，別日何早會何遲。⁴¹

歐大任的樂府辭彙，多引前人之語，如「念君」、「夜未央」、「憂來」等詞，然後按原詩之意，重新作過，加以改寫。

二、古詩

古詩始於十九首，盛於漢魏六朝，多為五言之作。歐大任的古詩有三百五十五首，古體詩多學魏晉，且「善於敷陳，詞旨秀麗，品格多似顏陸。⁴²」內容多為交友應酬，或吟詠時事，或懷古述史，其中亦不乏擬作，原作與大任擬作如下：

(一) 歐大任〈擬古〉之四

美人在長安，音徽間復闕。不奉君光儀，膏沐委蓬髮。青鳥西飛還，報我一書札。字字長相思，歸期邈秦越。妾如霜中花，君如雲間月。非君是妾夫，一心誰能察。⁴³

(二) 古詩十九首之十八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相去萬餘里，故人心尚爾。文彩雙鴛鴦，裁為合歡被。著以長相思，緣以結不解。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。

兩篇都是閨中怨婦思君之詞。原作裡，遠方的丈夫寄來綺緞，上面包含著無限的情思，縱使相隔兩地，仍心繫彼此。但大任詩中的主角，得到丈夫的書信，信中句句相思，蘊含著情感。後四句裡，妾自喻為「霜中花」，不怕堅困，將丈夫喻「雲間月」，不能常見的情況，比喻得相當貼切。因此，雖說是擬作，但不難發現其創新。

又如〈劉王郊臺〉：

五季亂豺虎，曆數未有歸。南漢驕自王，帝粵保南陲。白龍表上瑞，園

⁴¹ 遼欽立《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·晉詩》卷五，頁666。

⁴² 梁善長《廣東詩粹》卷六，頁188。

⁴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浮淮》卷一，頁217。

丘祀蒼祇。乾亨首紀元，升壇列金枝。薦德羞幣玉，滌牲黷郊犧。上帝肯居歆，祝史虛陳辭。君昏社已屋，廢臺委山陂。燔柴不復登，茂草鞠荒基。魯侯昔僭郊，已嘆周公衰。甘泉與雍時，秦漢多陋儀。矧茲蛟蜃國，禾黍豈足悲。⁴⁴

前十二句描寫劉王郊祀的情景，後十句則對劉王郊臺的荒廢，發出無限的感慨。用辭樸實沈著，風格古雅雄健。

再讀〈鎮海樓同惟敬作〉：

一望河山感慨中，蒼蒼平楚入長空。石門北去通秦塞，肆水南來遶漢宮。虛檻松聲沈暝壑，極天秋色送征鴻。朔南盡是堯封起，愁聽樵蘇說霸功。⁴⁵

鎮海樓建於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，樓高五層，又稱作「五層樓」。此詩為大任登高抒懷之作。首句的「感慨」與末句「霸功」，有昨是今非之嘆。全詩在格調上雖未擺脫七子的息氣，但內容充實，感動深沈。歷代多人都曾歌詠鎮海樓，然清人檀萃獨標舉此詩，其云：「氣韻沈雄，固當以此章擅場。⁴⁶」

三、律詩

律詩為歐大任創作大宗，共有二千六百餘首，包括五言律詩九百三十六首，七言律詩一千四百二十四首，五言排律二百二十三首，七言排律十四首，另有六言律詩一首。七律數量最多，約占五成。格高調警，有盛唐風，詩作典瞻、意味深厚。故李雯以為其律詩「如新裁貢錦，雖機杼非古，而時有鮮藻。⁴⁷」例如〈送張舍人使青州因還蒲州〉：

暫辭西掖去，東使指鄉亭。蒲坂臨河白，雲門接岱青。齊風堪論樂，韋相待傳經。知爾銜恩重，隨春入漢庭。⁴⁸

宋徵輿云此詩「用事穩帖，結語淡而自雅。」⁴⁹

再看其〈于少保墳〉：

己巳蒙塵日，延秋啼白鳥。功能存社稷，餐不恨頭顱。往事題旌泣，思

⁴⁴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二，頁71。

⁴⁵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六，頁120。

⁴⁶ 檀萃《楚庭稗珠錄》卷二。

⁴⁷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《皇明詩選》卷九，上海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617。

⁴⁸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西署》卷三，頁446。

⁴⁹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《皇明詩選》卷九，上海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617。

深奉俎趨。天君河岳氣，蕭颯更愁胡。⁵⁰

詩作溫柔婉轉，長於諷諭，有風人之遺，能反映社會現況。歐大任曾親歷過韃靼入侵北京，感憤甚深。萬曆十二年（1584）辭官南歸途經杭州，特地拜謁了在「土木之變」中擊退敵軍的于謙墓地，對於謙無畏的精神十分感佩。全詩撫今追昔，對過往的人物寄予無限感慨。

又如〈九日同黎秘書、李黃門、吳馮二侍御登宣武門樓〉：

百二山河控上游，鬱葱佳氣滿皇州。風驅大漠浮雲色，天轉滹沱落日流。
雙闕金莖連紫極，萬家紅樹動高秋。佩萸汎菊俱恩澤，不是荊南獨倚樓。⁵¹

本詩刻意模擬盛唐之作，如「山河」、「皇州」、「大漠」、「紫極」、「萬家」之類，皆明七子慣用詞彙，借以壯大場面，表現所謂雄闊的氣概。李雯亦讚此詩「聲氣壯逸」。⁵²

然在「詩主盛唐」之外，大任亦不乏自抒胸臆的作品，如〈除夕寓九江官舍〉雖在形式上明顯受杜甫影響，但仍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流露。

（一）歐大任〈除夕寓九江官舍〉

餞歲潯陽館，羈愁強笑懽。燭銷深夜酒，菜簇異鄉盤。淚每思親墮，書頻寄弟看。家人計程遠，應已夢長安。⁵³

（二）杜甫〈月夜〉

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。香霧雲鬟溼，清輝玉臂寒。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？⁵⁴

詩作雖然無法脫離杜甫的影子，但詩中的「真」是顯而易見的，呈現出屬於大任個人的孤獨感傷。而且，詩本來是寫作者在懷念家人，最後卻變成家人在想他，與王維〈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〉的「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同工。

⁵⁰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詔歸》卷一，頁 536。

⁵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旅燕》卷三，頁 189。

⁵²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：《皇明詩選》卷十二，上海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1 年，頁 844。

⁵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旅燕》卷二，頁 159。

⁵⁴ 杜甫《唐宋詩學要》卷四，頁 469。

四、絕句

大任五言絕句有二百八十六首，六言二十六首，七言七百二十四首，共有一千餘首。七言之作，約有七成。詩作可與王昌齡媲美⁵⁵。先看〈朝漢臺懷古〉：

甌駱猶盡粵，河山尚隔秦。誰令南海尉，終作漢藩臣。⁵⁶

再讀〈巴陵劉宗道自吉安與余同載至九江口相別〉：

雨中同上吉州船，分手潯陽思惘然。明日思君是何處，萬行烟樹入湘川。

57

短暫的相遇又分開，不知何時能再見。大任離別不捨之情，相當真切動人。

總體而言，大任的詩歌風格與後七子相似，故臧懋循云：「亦于鱗諸君子類也……則風格信類于鱗諸君子，而都雅過之。」⁵⁸但能被王世貞援引為「廣五子」，又能與文壇詞家多所往來，自有其獨特之處。

第三節 歐大任的文章

在《虞部文集》裡，共有二十二卷，各類文體篇數如下：

體裁	篇數	體裁	篇數
賦	1	哀詞	1
頌	16	傳	11
銘	7	祭文	18
序	72	劄疏	6
記	25	贊	20
行狀	8	跋	59
碑	4	雜著	10
墓誌銘	11	書	24
誄	1	文總數	294

⁵⁵ 朱多燿〈思玄堂詩集序〉：「(大任)七言律佳境又龍標(王昌齡)。」《歐虞部集》，頁58。

⁵⁶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七，頁130。

⁵⁷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思玄》卷八，頁132。

⁵⁸ 臧懋循〈與歐楨伯書〉，《負苞堂文卷》卷四，頁99。

一、賦、頌

大任的文集裡，只有〈南粵賦〉一篇，這篇賦作於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，那時大任才二十二歲。此篇內容為遊歷秦漢故蹟時所記，到番禺縣訪任囂城⁵⁹、越王臺⁶⁰，還到清海縣看了尉陀萬人城，對於治理嶺南的前人，予以深深的感佩。

頌有十六篇，除了〈征虜大將軍出師頌〉、〈石巖先生頌〉之外，其他都有序言說明，且序的字數往往長於頌文。如〈安期生頌〉，文有 64 字，序有 196 字。又如〈靖獻先生陳公頌〉，文有 112 字，序有 143 字。大任善於記人，頌的內容就有八篇是頌揚前人事蹟的，其中一文是道教人物葛洪，葛洪出身於官宦之家，之後師事術士鄭隱、南海郡太守鮑靚，後留於廣州，入羅浮煉丹，是道教極具影響力的人物。文中云：「賁禹以東，天開靈岳，蓬島浮來，層城岸嶠，龍虎嘯呼。⁶¹」將道教玄虛飄渺的世界描述地相當貼切。又有為程淳所構之「歲星堂」作頌文，時程淳年已七十，此篇亦兼有祝壽之意。

二、銘、碑、劄疏

銘原本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，它的內容主要是記功德、表警戒。陸機〈文賦〉云：「銘，博約而溫潤。」即是說敘述功德，要事博文約、用詞要溫潤。大任的銘文有七篇，其中三篇有序記，以散文為敘事，韻文為揄揚，相輔相成，如〈崇文閣銘〉，序云：「揚州學堂後有崇文閣，太守昆陽衛公東楚修之，教授濬縣盧君向陽屬為之銘。」內文則對修閣之功大加讚揚，稱「為旦為爽，泱泱國風，永矢文德。⁶²」又如〈秦關銘〉讚秦始皇在大庾嶺所建邊關，不僅成了邊防的要塞，也是促進廣東發展的重要驛站，其云：「巖巖嶺陽，百粵門戶，開道豫章，周祛橫浦，東南一尉，叢薄雜處，戈弩靡弛，饜餉足賦……方物入貢，庭實飛輪，犀角象齒、南金大璐、翟羽鮫皮、孔雀桂蠹，饜于魚稻，湊以果布，軍寓中權，傾盈外庫，肥國域民，實由斯路。⁶³」

大任的碑文有四篇，有紀述功勞、德行的〈報功祠碑〉、〈程母項孺人貞節碑〉、〈貞節祠碑〉，還有為廟宇興建所作的〈敕賜廣濟寺碑〉，這些都是多為紀念性的碑石文字，都是以讚揚為主，性質與銘相似。通常因他人所託而作，較缺乏個人情感。

劄疏即是奏疏，屬實用性文字，大任共有六篇，都是以陳述政見或匡練上位

⁵⁹ 秦代南海郡尉任囂所建，是一座小城，後稱為東城。見黃佛頤編《廣州城坊志》卷一，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65。

⁶⁰ 越王臺在越秀山上，漢代趙佗建。見光緒《廣州府志》卷十，頁179-180。

⁶¹ 歐大任〈葛洪頌〉，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，頁604。

⁶²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三，頁612-613。

⁶³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三，頁612。

者過失為內容。先讀〈議兩淮屯鹽事宜狀〉：

竊以私鹽不禁，官鹽不行。官鹽既平，私販自息。祖宗時，商人支鹽本少利重，民食賤鹽，竈有工本之給，受惠甚厚。民食賤鹽，竈受實惠，私鹽豈復能行乎。即犯私鹽，重者律絞，斬以生道……收竈戶餘鹽，恩威並舉，著為令甲，漸復舊制，是謂澄源……屯田之弊，莫甚于奪占，清理既明，必公于撥給……革之不嚴，人心不警，責成不久，卒無成功，徒為諸軍克私橐耳。必嚴著為令，三年查盤一次，官奪占，降職調邊衛，軍人轉典者，調邊衛充軍，民間豪強私典占種者，即問克本衛軍，此屯田之弊或可革矣。⁶⁴

大任對鹽及屯田之事所提出建言，認為此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事務，應建立完整的制度，對不法者予以嚴懲，如此方能杜絕弊端，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益處。又如〈論殷相割肝狀〉一文，大任以為孝親本是人之常情，但對割肝剔股的愚孝不以為然，若上位者對這些行為予以旌表，恐帶來倣效的風潮。因此，大任對這樣的愚孝大加痛斥，冀望上位者勿以此為孝廉的代表。

三、序、跋、記

大任文集中，序作共有七十二篇；跋有五十九篇；記則有二十五篇。就序的內容來看，有送行十四篇；贈序三篇，為追念友誼之作；賀序四篇，其中祝壽文字二篇，賀封賞二篇；詩文序的數量最多，有五十一篇。這些作品多半為應酬之作。賀序通常是祝人升官、祝人南山之壽，縱或文筆暢達，亦較寡真意。贈序如〈竹西十一子賦別序〉，當作於隆慶三年（1569）遷光州學正時，有道別之意。其他的文章，如〈送吳約卿守太平詩序〉，對當今汲汲於私利，而不愛民的官員予以譴責，他說：「余嘗歎諸生治經時，皆誦法孔孟，鄙薄申韓，及得一官假一郡，則廉靖不著，風化不開，惟鞭笞其民，日魚肉之，甚則左右攫取，思盈其橐中裝也，斯於經術何用？曷稱吏治哉？」⁶⁵

再讀〈送大司馬兼御史中丞元洲張公督撫兩廣序〉，對治理嶺南的方向提出建議，顯現大任積極用世之心，其云：「粵之防夷蠻也，異於北，何也？胡之備在千里之外，粵之患在蕭牆之間也。五嶺以南谿峒林箐之蠻，與諸郡形錯壤接，島夷則出沒海上，獸集鳥散，亭堠烽燧之所不能設，甲楯戟矢之所不能支，舟楫哨望之所不能守也。」⁶⁶——道出粵地形之特殊，對於邊疆的防守實有助益。

大任雖為文學官員，但對於社會、邊防、經濟等問題，都能提出自我的見解，顯示出大任懷有經世濟民之心。

⁶⁴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十七，頁 657 - 760。

⁶⁵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四，頁 617。

⁶⁶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五，頁 628。

而詩文序的部分多達五十一篇，一般而言，別人來索序，通常都不會吝於寫序，而且內容常用來表明他的文學主張。在〈西粵稿序〉、〈韋子放言序〉、〈瑤麓詩集序〉等文，大任都將自己對於詩文的看法寫於其中。上一節已例舉論述其主張，不另贅。

跋的性質與序相似，但跋通常寫於書畫之後，多以評介、鑑定或考據為內容。如〈文太史草書跋〉、〈書蘇東坡畫竹卷後〉。文字較序文精簡，如〈書沈君典手蹟後〉僅有六十三字，〈書何惟聖集後〉有五十四字，篇幅雖較小，但評論皆適切。

記的部分，有記游十八篇，記事七篇。其中〈白馬古跡記〉、〈嵩山石刻記〉、〈游嵩山記〉同作於隆慶六年（1572），時大任轉邵武教授，因母卒南還，經河南所作。描述的內容皆為眼前景，對於白馬寺、少林寺的歷史，也有所敘述，只是內容著重於景物的書寫，缺少個人情懷的抒發。

四、行狀、墓志銘、傳、祭文、哀詞、誄、贊

歐大任善於寫人物傳記，無論是哀祭文、傳狀文，都能寫出各個人物的不同特點。這類的文體雖說都是以人為主，但不同的形式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。一般而言，行狀重在描述人物的生平，其世系、里籍、生卒年都要提及，所以比較詳盡、篇幅也較長，內容以褒揚死者為主。如在為梁柱成父所作〈明贈國子監助教龍川先生梁公行狀〉：「丙午，（子）柱臣舉于鄉，公益厲志學問，誓必自酬夙志，年逾六十，或臥病猶手不釋卷，下帷講業，經無滯義，文無卮辭，出其門二百餘人，取科第者頗眾，咸質行儒者，往往以《毛詩》轉相授受，不悖師說，五嶺以南，業詩者莫不習梁先生之學。⁶⁷」梁柱成父雖未得科名，但好學不倦，大任對其學問甚加推崇。

墓志銘多依據行狀而寫，多因人請託所作。在大任十一篇的墓志銘中，雖都是為親友所作，如為三伯父所作的〈明故文津處士墓誌〉，為親家所作的〈明文林郎長汀縣知縣蘇公墓志銘〉等，以死者的生平敘述為主，較無個人情感的成份參雜其中。祭文則不同，它偏重於對死者的追悼不捨，雖也追記生平，但有著濃厚的感情色彩。先讀〈祭亡弟明叔文〉：「明叔以腹疾卒於家……大哥楨伯呼號大慟，又越二日，始能以牲品酒果為奠寓之，文曰：嗚呼！吾弟遽棄我而去耶……嗚呼大慟奚，益至哀奚，文聊以泄我之悲。⁶⁸」文字悲痛，足見其兄弟情深。再讀〈祭泰泉先生墓文〉：「廣陵聞訃，罷酒驚愕，設位遙哭，悲纏肝膈……俯仰今昨，摳衣在前，師不可作，追惟訓言，勉遵矩矱，敢辱師門，忘所付託，三江湯湯，五嶺嶢嶢，元氣千年，白雲鸞鶴，秋菊寒泉，薦此澗酌，神爽如臨，歆我誠

⁶⁷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十一，頁704-706。

⁶⁸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十六，頁753-754。

恪。⁶⁹」文辭哀婉，能抒發師生情誼。

而誄、哀辭與祭文性質相似，同屬哀悼死者的文字。《文心雕龍》：「誄者，累也；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。⁷⁰」它是敘述死者生前德行，要似傳而不繁，它榮始而哀終，不專在抒哀。大任所作的兩篇誄文，都能寫出死者的事蹟，而又寄以哀思。哀辭也是憑弔性的文字，大任只有一篇哀辭，是為馬坤所作，雖有哀悽的成分，但可能是代人抒情，內容空泛，缺乏真情。

贊和傳也屬人物傳記，贊有評語的意思，一般篇幅短小，有補充他文不足的性質。大任的贊文有二十篇，以〈盛泰甫像贊〉的字數最少，全文僅三十二字，和其他的傳記相比，較缺乏思想性。傳的部份共有十一篇，以〈趙按察傳〉為例，大任對趙勳的事跡及言行都有詳盡的描述，傳中云：

余為諸生，時趙按察以御史歸見泰泉先生，先生方授余經，離席立侍，先生顧趙按察曰：「御史好官，須做好人。」趙按察盤碎伏對曰：「敬受教。」袁參議者分宜氏婿也。與趙按察舊同官，強之起曰：「君但行，外舅必能為君地，久次可中丞也。」趙按察謝曰：「君意良厚，第烟霞已癖，夢不到長安陌矣。」夫趙按察砥礪名節如此，其得于泰泉先生豈淺鮮哉？⁷¹

將人物的對話放入傳中，可使讀者如臨其境，讓傳中人物仿佛活躍於眼前。且文末又有評論，將對人物的善惡褒貶直接道出，此一寫法，頗有班馬體裁。又如〈翁尚書傳〉記述揭陽人翁萬達之生平，寫其御敵和戎、擒奸拒賊的經過，有如親歷。在《文集》之外，大任又作有《百粵先賢傳》、《廣陵十先生傳》，分別對廣東、揚州的人物作傳，其生動寫實的創作手法，將人物描繪地栩栩如生。這些作品不僅成爲了解兩地人物的珍貴史料，亦可補充正史人物傳的不足。

五、書信、雜著

書有三卷，共二十四篇。《文心雕龍》：「書者，舒也。舒布其言，陳之簡牘……書體，本在盡言，言以散鬱陶，託風采，故宜條暢以任氣，例柔以懌懷。⁷²」書信這種文體，就是把心中的話盡情表達出來，用言辭來抒發內心的鬱結，寄託個人的風采，所以文字應該有條理，並表現出生命的特質。我們看大任的書牘，其中有欲結交的書信，如〈寄張助甫書〉、〈寄李于鱗書〉、〈寄張肖甫書〉、〈答劉子威書〉等篇，都是未相識前所寫；另外，還有與詩文同好者信函往來，如梁有譽、王寅、朱多燿、王世貞輩，內容除了詩文的探討外，有時也談論到彼此的近況，相當生活化。

⁶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十六，頁751-752。

⁷⁰ 劉勰《文心雕龍·誄碑》，台北，里仁，1994年，頁219。

⁷¹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十五，頁740-741。

⁷² 劉勰《文心雕龍·書記》，台北，里仁，1994年，頁483-484。

試讀與王穉登一函：「廣陵一別，計十六年矣。書問即能數數，誠莫解其勞結也，南來思把臂入林，未便可得臨江棲悶，我懷如何……足下嶽立，一時橫驅百代，文章振西京之氣，而不倦於辭；詩歌狎南朝之風，而不累於格……僕老矣，不能更加鞭策，終成墮落，況復可望其進於技乎，東塗西抹已覺無益。⁷³」此信作於大任致仕後，自覺年歲已大，對自己詩文的精進沒有多大期許。反而大加讚揚王穉登的作品於各體皆有所成。

再讀〈寄王敬美書〉：「客歲報書後，便病一兩月，殊自憤憤，比聞公轉臬司，霍然起色……子與忽捐，賓客風流頓盡，海內爽傷，況復吾黨，嗟乎！嗟乎！二三兄弟惟得足下治其後事、收其遺文所不朽，故人者應不遺餘力矣。惟敬由吳下浙中，行計六月度章江相見，能道僕懷歸之情也，小臣去留不足為輕重，然未敢相繼引去……足下或不久滯，僕過豫章日，未必獲晤否耳？孔陽書郵南返，病齒覓筆不能多及。⁷⁴」此文作於萬曆七年，徐中行萬曆六年（1578）卒，後七子的主要人物又少了一人，使復古派的聲勢漸下墜。而黎民表在萬曆七年致仕，讓大任亦有歸鄉之情，時大任有牙痛之疾，疼痛難忍，無法多寫，將自己的狀況一一告知友人，可知大任與世懋應有相當深的交誼。

大任的雜著有十篇，其中〈詩問〉、〈酒問〉、〈試江都諸生五問〉、〈試太學諸生五問〉、〈試光州諸生五問〉五篇，是記錄師生間的問題，形式似韓愈的〈進學解〉。不過，大任文章的內容以文學探討為主，這無疑也成為了解其文學主張的另一途徑。

⁷³ 歐大任〈答王百穀書〉，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一，頁 805。

⁷⁴ 歐大任《歐虞部集·文集》卷二十一，頁 803。